



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之六

雜記目

重修分水縣儒學記

鄭太守去思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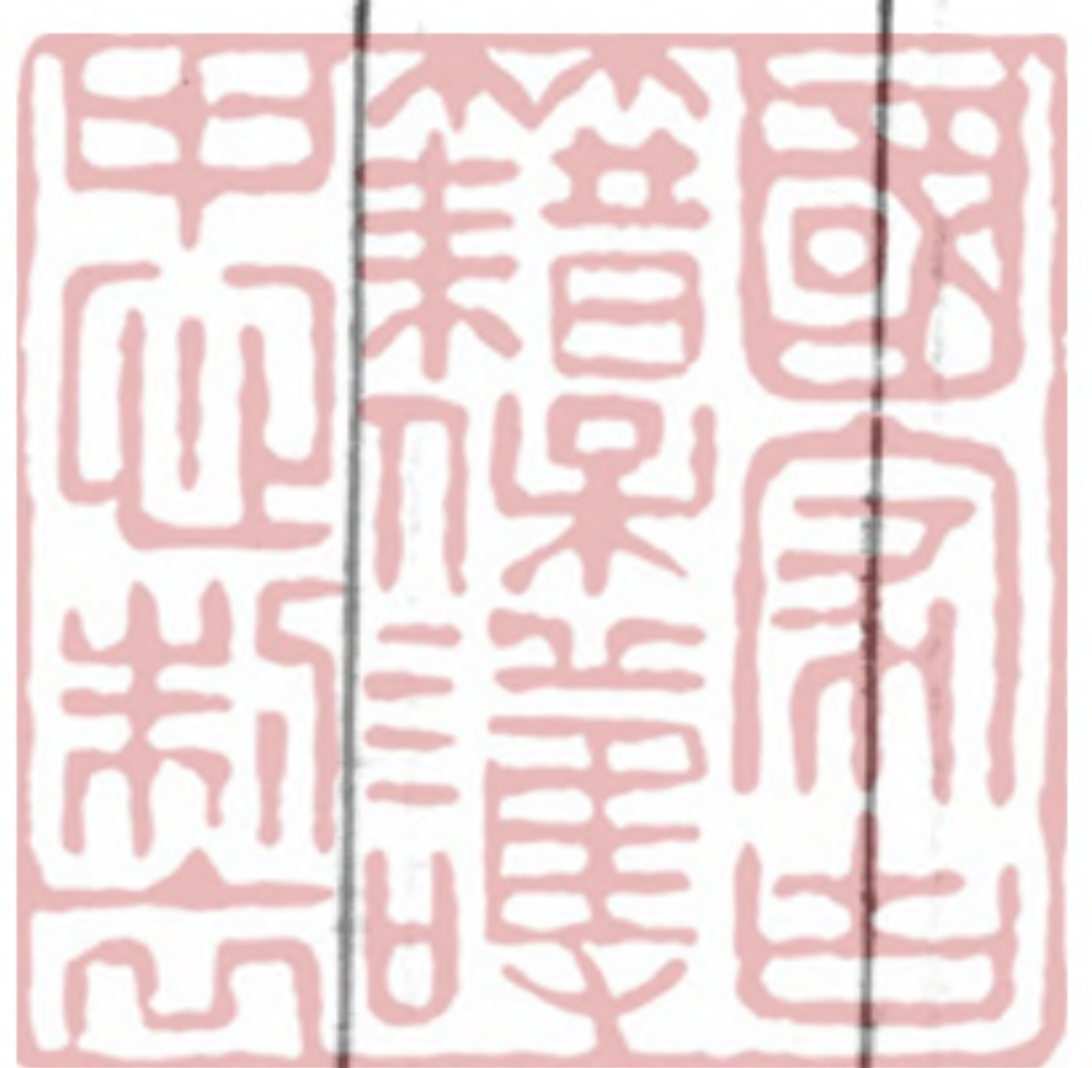
周司理去思碑記

瑞花臺記

孝紋堂記

二還亭記

通明亭初記



通明亭再記

媚樵亭記

林工宰觀瓢記

羅墳關聖帝君廟碑記

山陰念生王侯去思碑記

重建南京錦衣衛官衙記

重修廬山白鶴觀記

秦州守李公去思碑記

世忠堂記

笑碧亭記

招遠學重修文廟記

了青園記

禹城縣常家店新建玉皇廟記

玉宸道院建廟特奉聖像碑記

湖口縣學尊經閣記

重修滕王閣記

重修大能仁寺寶塔記

題廬山佛手巖募疏冊記

大中丞解公新建江州守備府并內外營房軍制

碑記

禿影菴記

使遑閣記

雜記

重脩汾水縣儒學記

山陰王思任季重父著

長樂縣志
振鐸西
蕭子名

宋治平中分水學建凡四徙學乃奠內邑內學禮也議
出婺源游侯不及竟而肥之龔侯實來謁聖後進諸士
而揖之曰孰是洙泗之源不流分水煌煌櫺星忍為風
雨蔽耶於是績俸酌鍤庀材鳩力仰副孝思右考父之
席而正之尊經於閣使諸士憬然知日月之在人心而
聖言之高且大也其他廊廡講室衢道磚垣鱗如翼如

拭如采如君子以居小人以誦而曾不損閭閻之一毛
事竣學博士徐公率羣弟子伐峯隆之石徵文永之而
屬諸某輒爲之言曰天之生民不等而大約不出心力
兩者力者爲世用心者以之用世故蠢者資其力而秀
者資其心無地不生秀無地無學則學者秀心之所聚
也惟是秀心之人易淫而難矩則當以吾儒之大道矩
之矩之至莫妙於人倫倫至平也至難則也今冠之岌
岌帶之委委肩摩踵接試實按其事於五者之中俱能
不遜愧毫末否以夫子之聖也而猶曰我未能一馬行

年七十而僅僅不踰矩也下可知矣故魯論首卽言學
而終之以仲尼無所不學學也者正學此無時而可已
者也

高皇帝寓士不取庠序校而獨曰學不第以士學亦以聖
爲學也意謂是乃學之大宗云爾不然紅題壁闕廟飾
而崇之不幾於竺乾之寶相徒令人虛鬼疑恫也哉顧
通都名邑甲第易衰其人習見紛華而悅衷常餒而骨
不勁竊膏馥之吻以圖倖投居則招搖挑鬪射利如鶩
其心不恥於倫而別有所恥固不如與隱陋僻椎魯樹

惇璞之未斲而女子之未笄也何者其心之秀無所以
汨之可進於美大聖神而一顯融腴潤彫蟲刻楮不足
以域之也今國家多難天東鼓角兩年沸驚妖酋倡逆
遺我嫚書捧檄者眉顰請纓者跡絕 天子不勝鐘鼓
之憂輪臺 詔下徒泣遺弓二百年來養士之效果何
在耶議論之地不心競而以舌爭向異相排門戶各闢
而鄉王司諫每謂多事之際人才實難不專彈擊而惟
論安危大計與所以啓沃君心者此其風裁識力表表
萬仞固亦分邑之大秀也已卽羊裘男子要領一得九

鼎懸於丈絲千年以來州冒其姓星借其光堂堂浩浩
何有於東漢之文章功業而況所云顯融腴潤彫蟲刻
楮者乎當之直一呷耳是或可以攻諸君子之玉矣龔
侯自署爲夢巖吏隱讀其小傳言必慕親教不肯傳而
清風亮節幾爭堂下之潺湲其新宮造士之旨要亦以
美大聖神者屬分士願分士無自域其秀心焉若夫紫
龍石柱之靈桐江天目之偉六吉峙而五曜環黃道開
而慶雲藹天之所啓人必從之則離照之年已有聽鹿
搏鵬者矣新 君在宥求賢不啻渴飢分之士其將繩

繩而奕奕也是役也首其事者游侯名某襄績則今龔
侯名某而學博徐公名爾一爲之石以多其功

鄭太守去思碑記

代作

始予視篆比部而鄭侯以高第爲郎望其眉岸清文斐
煜如鶴羣之得威鳳也徐察其讞牒宛而詳敏而慎一
成不易雖名法家宿手無能下上之輒心器以爲大材
凡諸奏牘悉倚所裁正亡何天子顧念東海而以予
桑梓地出守鄭侯侯旣蒞我桑梓三年仁化翔洽古澹
自守量移括蒼兵使者去未幾事出意外憤懣自明輒

中考功法中廢迄今去越五年所矣越人往來峯泖存
候起居者楫相擊而侯家四壁甚苦無以館越人至是
越之紳士父老幾萬人一心一口相與伐穹窿之石高
立於五父之衢以思侯或曰此爲思侯也哉侯去之日
何以不逮碑也諸紳士父老曰不然此乃所以思侯也
是吾越人之善爲思也今夫酒之中人也濡唇其美而
醒者其解也立渙至玄醴則否初飲之水也繼飲之漿
也俄而春盎於大宅俄而爲神瀆之淫可以臥千日而
不醒其力深其意遠也凡人之相與有不可缺之禮更

有不容已之情夫不容已之有加於不可缺也明矣班固氏良史也其稱何武以爲所居亦無赫赫名而去後常見思夫今之見思者乃所謂前思者也不則其暫思者也不則思彼而以之思此者也誦功之文暮月而紙貴廟貌之隆棟宇之麗視所爵焉曾幾何時而風雨頽其垣蛛絲冠幕鬚目零雕遂令有識之士於高明譁祝之日望宮而吁捫石而笑此爲善思也哉是故見思者貴其漸而篤所思者貴其簡而真峴山之石千古淚鮮何必減南陽信臣祠也侯昔在越傳袖綬帶黼無巨細

所稽必躬未嘗鉤鉅鋸筭而深文老吏輒齒戰匿解不欲上廳事直指有所理奉行者郎當數百人引繩批根侯執其魁而已矣歲苦饑侯無日不議蠲議賑海水嚙堤侯以身捍之塘閘之數侯每飯不忘尺寸甚者拜風反火虎不入境侯日奉一鮭一菜市人子咸訝府衙中何以存沽鑑水嘗清自一錢之後有劉有鄭矣侯既致身於峨眉雪半而和抑光塵無所嶽嶽丈人何能悉王恭耶越非脂地侯非浣人侯福越三年越錮侯一世是侯不負越越負侯矣越之力綿不能燃侯而復之昭融

越之心苦猶能思侯而憐其貧病卽虎視耽耽者可以
仇侯不可以併仇越能禁越人之力不能禁越人之心
也侯去越未幾而求玉之事起是時卽謀所以永侯者
恐甚侯之禍回翔以至今日不然不可缺之禮僅八尺
南山石耳一有力者負之而趨亦何難於禮貌侯也或
者不能詰余聞之曰有是哉越士紳父老之情不容已
也夫冷而必颺者勢也散而難合者心也鄭侯當羅雀
之時而越人如慕蟻之附鄭侯清越人厚是碑也可久
可傳真不容已矣夫侯名棟別號鴻脩直隸華亭人萬

曆甲戌科進士

周司理去思碑記

伐作

越郡李大夫自玉山夏公徵入薇省後無聞者而至是
周侯召入明光署上考爲天官郎越人思之謀永諸石
或曰周侯正烜奕少需之而有識之父老曰不然吾思
周侯非思天官郎也且以天官郎緩周侯之思是周侯
以天官郎掩也夫有心商度其爲市儈更甚而不知吾
思吾越之李官又非第思周侯也請昌言之郡之有李
官如都之有西臺法署也天地之氣惟秋能曲成其春

父母育子弟驕穉嘻笑不可馴擾有西席之嚴師則手
不戟而拱守與令父母也而李大夫嚴師也大越之墟
樞紐中原者不淺文章禮樂於此乎出詐慝巧偽亦於
此乎叢是故郡邑有跛羊之顛而刑署乃深林之藿果
其人得可臥而理也顧其人不異材有精精而昧有介
介而濡有始銳而繼弛有外安而中兀卽無論其一身
之功業名位何如而三年之內郡不勝馘矣以予觀於
周侯則何其從容中節之如斯也無所謂昂首仔肩經
濟宰割之雄也無所謂碧雞炙轂文繡雕鏤之采也無

所謂探鉤射覆問羊得馬之巧而亦無所謂甌塵屋漏
縣犢辭魚之苦也然而清也慎也勤也文章之飾吏治
也無以加也善射者平善奕者實侯之人與政惟平惟
實而已矣侯初理四明海波恬而街鼓靜士民稱說侯
無不醉心滿意者而至問其何奇則以爲侯實無奇然
無往而不奇卒無有以事得侯之大指者資章甫而適
諸越越人亦不甚知有侯其僚長愛之其屬親之其子
弟憚之其胥吏戴而化之侯以身爲布而不欲著其錦
也以身爲粟而不欲享其珍也此其道在詩曰羔羊素

絲退食委蛇吾以此得侯之履聲此其道在書曰平康
正直敷言訓行以近天子之光吾以此得侯之福用
此其道在易曰白賁无咎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吾
以此得侯之本體則善乎龍門氏之論良吏也曰奉法
循理以理還之天以法還之君循莫大焉故何武所居
無赫赫聲而人常有去後思此亦精於言吏治者矣以
此視周侯將毋同或曰昔夏侯剛克侯柔克予又曰不
然侯官於秋而以春行之者矣春禁於未然之前其爲
秋更遠四時之氣候身備之異時斟酌元化執斗魁而
調大象使天下還於蕩蕩平平之休則侯之明德伊始
也父老曰吾不暇爲侯他日頌吾第知吾越之李大夫
如周侯者行所無事而郡治矣是當思不佞曰善父老
誠有識予不文以父老平實之語請載筆而記之周侯
名家椿字世慕閩之同安人萬曆庚戌科進士

瑞花臺記

明天啓癸亥嘉平中會稽縣羅紋地方關壯繆廟後虛
三楹社中祠文昌帝君祠子孫聖母祠五顯福神隨心
喜捨歡喜無量居士馮孚之送髹几二方供養淨拭出

雜言
門忽一几上幻出木芍藥二朶並榦吐含須臾銀鬚霞
瓣妙有笑彩爭之驚呼就近里隣咸來訊看無不踴怵
恠訝袖拂指塗光華愈王又復幻增四朶將至新橋前
二朶大放如毬及柳橋則獨朶飄枝增至六七過橋南
遂遍几生花爛然芳馥安頓神前一時隱去但聞異香
滿殿大小僧俗千百餘人合掌讚歎不可思議是日風
和天淨人悅神胥多寶散體恍如鷲岳放光月芝流暈
恭題此几爲瑞花臺以爲鄉閭異常之兆因詣里人宰
官王思任具說如此兼請作記宰官卽往廟所跡其事

所言一一符合歸家滌研次第記之而爲之頌頌曰

羅紋漣漪青集娜嬛有廟顯赫鐘鼓帝關內奉白榆斗
魁天漢金簡雪驟導靈翼翰爰有三母冠珮同堂廣生
護生鳳彩麟祥小聖洋洋左昭孔盛流行五氣其官甚
正孩旗兒馬遊戲神通愚殃穀戩靡禱弗崇菩薩證地
樓炭七品花香瓊瑤噓龍結蜃彼氓蚩蚩慳發信心卽
憑几席示現果因初敷丹牡雙頭連璧歌李龜年賽殷
七七徐廣玉樓魏錦姚毬乃至散舞天華亂投多羅樹
發不空掌瓌優曇鉢開子良妙案有無空色恠恠竒竒

更觸鼻口香味卽離方思圖書一時阿閃依然梓漆月
清雲斂是文章窠是富貴花是子孫枝是奕葉家厥名
瑞臺實庇仁里萬花元會禎嘉伊始追維壯繆天上人
中張仲孝友太妣斯螽洪鑪閱穆小乘點化正言毋媚
庸事毋訝凡我垣隣各脩厥身本根不撥瑞在門庭春
社影斜共來霑醉插供膽瓶一岐雙穗天啓甲子三月
望日

孝紋堂記

忠廉節義之事皆可以立名而獨用之吾親或相背而

相拂君可犯親不可犯也身家可以不顧而不顧其親
則天壤之罪人也攘羊之証也教兒子爲諂而首觸屏
風不聽也甚之父命不得終其身不冠不娶也是也而
非也是皆賊其父醜其父而或斬絕其父者也蓋立名
之事用之他人則著而獨用之吾親雖著而不甚著是
故嘗糞剖股埋子鬻身甚至泣血毀瘠以至於死一歎
之已耳而以爲絕德奇行頌美之不休人不盡肯也非
人之妬孝也以爲孝於吾親卽甚絕德奇行亦職分之
當然而不之驚也且夫孝美名也而不宜名者也義皇

畫家人之卦聖人測之以爲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又
曰父父子子子得其子而家道正矣無所謂孝也孝之
名自詩書昉也有不孝者而後以孝維之聖人命名之
初有勉心焉甚不得已者也蓋吾觀睦之乘而得友泉
陳先生先生事嚴父惟謹母有疾終月不解帶廬墓三
載獨建祠以祀之事庶母若嫡友異弟若胞晚年文在
其手曰全孝亦有何奇行絕德而至於格天如此其著
也意者其庸德隱微之中有人不及知而天獨鑒之者
乎曾子出而友來母嚙臂呼之曾子卽至云母痛而心

動也孝子之於親其精氣無息不往來者也孝爲天經
天者精氣之主宜先生之見感於天如此其著也天欲
以先生之孝範人而挈已之經以詔之口不能言而託
之于書又手不能書而卽書于先生之手更防其末路
而至晚年鑒其終身之慕不替方以全孝歸之天之事
雖巧而天之心亦甚苦矣先生名滄爲淳邑諸生其孫
王政與予友善欲徵其堂額而袖乘以相示予不能辭
乃謂之曰手澤猶存莫大於此矣爲題孝敘堂以歸之

嚴州府志

陳滄淳邑諸生天性孝友父性頗嚴秦事惟謹父沒

事母尤孝遇有疾湯藥親嘗衣帶不解迨故廬墓三載躬建祠祀事庶母若嫡友異弟著胞且抱孤姪同居并苦共之蓋有人情所共難者比晚歲手現全孝字紋亦奇微云

二還亭記

見此茫茫百端交集予每畏渡西陵輒恍然于至治之世也隣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老死不相往來豈不美而信哉悲夫夫使井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洵無所乘矣然而不能也老子推本之論不曰小國寡民乎民稠則欲不足欲不足則爭爭之不得則驚驚之思必起于賢智者越固賢智之

鄉而稱喜驚又善驚者也驚必極于四方而京師尤甚得其意者什三失者什七予每歸西陵見驛亭即喜又見去者什七而還者什三也什三之中旅櫬約分其一予真然傷之以爲此皆知驚而不知還者也極名號烜赫金珠穠載然無語而還還亦何樂又況結繩芻束委之長年如縛敗豚者哉今夫富貴生死之說不出于聖賢豪傑之口謂懸弧以後皆行志之日也至課其底裏果不爲富貴果不欲生否聖賢豪傑非人情乎祖宗廬墓有不望之而色喜者乎以此思之不必倦知還窮返

雜言 卷六 三
本也孔子之歸歟陶令之來兮亦不過常人之情也託之乎吾黨之狂簡親戚之情話也善乎陶周望之記滕氏義莊也以爲採山漁水力耕而約食越雖小郡猶足以老意以爲從其美起念則何厭之與有第衣之食之而已猶可以生居于越也鎮海樓之外沙壘空濶予欲置二還亭其上一曰錦還一曰生還凡稍得富貴隨其力之所及以不負虛往者憩錦還亭以勞之卽不得富貴而猶能奉身以還見其祖宗之墓廬者則生還亭猶可憩也憩歸人因以勉去人顧名思義或一裁其無涯

之欲使其少得焉而止亦猶夫太史之志也予力不能亭而姑爲記以待夫能亭者將毋有勤言者乎

通明亭初記

去吾廬之東十武而近有隙地半宮枕橋帶堞對南山秦望屏如望秦几如飛鳥准之繩也會稽山陰暨陽諸山千疊萬壘俱褰袖而朝衆水遶會更鏡潭光來蜿蜒碧波秀軟游魚聽人又地有灌木柚梧翠羽穿弄雞鳴桑顛靜入太古王子樂之於是臨流相度積石爲丘構亭其上亭成而榜之曰通明客曰何若乎其通明也得

雜言 卷二
毋謂與齊離見木交火禪取易之義與形家合乎王子
曰義矣而未該也天地萬物有生之後俱各章章而與
我不相通則穆忝隱閭沕晦墨而還其混沌卽以人
我論莫明於人矣然而不通之不明也吾昔遊京都廟
市遭五方之冠蓋其官爵姓氏鬚眉某某亦旣無可冒
蔽者矣第肩摩踵接略不揖拱入深山見似人者而喜
相與招呼款戀一頃刻而得其家室之事非野人之靈
捷于冠蓋也通與不通之故也今夫幽州孕靈固在血
肉之先其傲兀之氣卽相對而不肯下始吾遊於此地

巖壑位置非不分明覺與吾話言不洽酬應無序徘徊
四望各渙散底滯而不相蒙自有此亭以通之於是乎
有君臣賓主之分於是乎有朝迎環衛之情於是乎有
貢陳酌贈之禮於是乎有翔舞踴躍之節於是乎有韻
流響應之聲於是乎有納牖排闥之好由此而進之朝
烟夕靄涼風美月四氣之和百昌之媚莫不以各正者
保合于此其爲通也不已嗚乎而子亦知兔和寺之蜂
乎其窒于繭牕也一霧縠之隔耳觸首無策股支疲頓
却而復前心誠求之而不得其明也一針破決飛出空

恍計其快絕必甚于讐人得叫者吾之所謂通亦猶是矣客曰子心通而言不昧似矣吾聞之山藏水洄奚明之足貴介石塞淵而又何定取于通不如虛其環中以待無窮請以此益新亭之記

通明亭再記

通明亭成而愛憎毀譽至愛我者曰木其穀苦石活金死不畝肥孫子而作無益至此其憎者曰何成不虧何端不畝日月頗駛予與禍之父睨之而毀者則曰三敗來歸浚膏作堆刺人突兀猶不知四十九年之非譽者

曰鰲峯筆起呼龍截水代有靈文事出玉巖王子
曰噫嘻此皆不通不明之故也憎亦何寬毀亦何難君能求我君亦自求愛我以利譽我福者福兮利兮人乎天也今夫愛憎毀譽意雖分而情則合不過爲亭而起也使吾不有此亭則愛憎毀譽何自而至昔者僖父居此豕其宮而益之以溷愛譽不至矣而憎毀亦不至豈僖父邀獨寬之典哉人相忘之也人能忘僖父而不能忘誰菴是愛憎毀譽又不爲亭起而爲亭主人起也雖然亭爲山水而設人游其下者不言山水而言亭又不

言亭而止言亭之主人亭主人不知也亭不知也山水亦不知也勞攘較計誰受誰想誰行誰識是愛憎毀譽不起于亭亦不起于亭之主人而起于其不通不明之心不亦惑而可哀乎稽山有樵叟賣薪歸輒徘徊不去問其故曰此見成地予每欲夕此一樂非人非我不卽不離其通人也哉其明人也哉

媚樵亭記

始余之構通明亭也有樵至止悅焉數相過自許也吾亦悅其一二高話從予初剛來悅其有蓬鬢而無蓬心

悅其戟手交股坐我于栗陸栢皇之上亭成矣而樵不來併道不出此樵亦奇怪矣哉意者天遇而人求之日鑿混沌之竅朝看麋鹿之羣樵不能我忘而遂忘我耶我知之矣始余之構通明亭也木石與居已耳而且追琢之丹腹之標榜有加焉樵以爲飾且陋宜其擲我而不來也樵乎而且來此亦何與爾我事夫所謂追琢丹腹者吾以之祀白榆者也白榆亦而家之所欲種者也今吾檢楫拙判槎枒誅茅編蒯以亭爾而來仍戟手交股也吾詢爾山無虎乎桂無蠹乎松無有辱封號者乎

溪雲白乎泉月清乎換魚沽酒醉幾參矣夕陽牛笛聽
幾闕矣樵乎毋以蘇秦縱橫也諺有之知性者可與同
居蔡宜藻鷗宜笑爰居宜遠鐘鼓還子亭之樸而相遲
相望今而後柴也其來乎然而稽山籬落地儀圖之絕
無知者又不欲留姓字樵乎何人哉或曰此古石戶雲
隱之流博大真人也偶來遊戲覺子眉睫間有猜則入
山惟恐不深矣焚索之而不可得矣有是哉王子瞪目
哈歎窅然若有喪焉久之曰吾失矣吾失之矣夫樵仙
人也

林工宰觀瓢記

太山喬嶽分星犯漢其亢雄危傑之勢不知幾千萬里
東鄰逸士得一枯癭瘦磯滌剔其塵而靈朗其窾有巖
有岌有麓有崗有鬱有紆有層有隱設身游之卽十鴻
八駿追章亥之影不能徧也此猶其似者也赤魚之在
盎沼吻响尾翔自謂海孰與我大非誠傲悍雖海亦何
所用之吾非魚而故知魚也萬物之生強半以天鑄像
人得之而爲頭顱物得之而爲果蓏是故瓢可以容亦
可以覆工宰之觀所自昉哉若然則天之爲瓢也舊矣

雜言 卷六
胡不以其靈霞爲囊日月爲子雨露爲漿而僅錄一果
赫之殼又復果赫之中作僞果赫毋乃愈觀而愈蒙耶
工宰曰子之說誠然然有子之觀有我之觀子之觀觀
天一瓢也我之觀觀瓢一天也吾所謂見垣而穴革者
也吾不願東鄰逸士而願魚之居則又進工宰一義許
由以手飲人遺之瓢乃操飲飲罷登瓢於樹歷歷風言
由謂煩擾破而去之旣曰瓢又曰觀瓢又曰觀瓢記工
宰多事極矣瓢之有亡可也

羅墳關聖帝君廟碑記

佛行於中國而中國不盡行之吾夫子盡行於中國而
中國之外不行也萇弘之血化而爲碧子胥之氣怒以
成濤石敢之力所在遇巷古今忠勇之士生爲名臣死
爲厲鬼其英風桓魄紀載甚多然亦何至如帝之浩然
赫赫自中國以至夷狄惟姓隻行毋論目攝其土木之
像卽口或幾之莫不角崩心竦而窮鄉婦孺小有災患
又惟帝是呼是籲匪惟尊之而又親之此其故何也曰
神道持世亦有運在此亦旁教之跛論也張睢陽岳武
穆豈其運獨寒塞不章章人耳目耶李維楨曰帝固聰

明正直而壹者也王世貞曰至誠無息兩者近之而錢文薦以爲當繇護法二氏則二氏乞威於帝而帝又乞靈於二氏也豈其然更可笑者一燭之明帝乃千古是治棲禽犢常人之所不爲者而欲以此窺帝則何其心之愧而言之益糝也盈天地間一陰陽也易不稱陽陰而稱陰陽蓋惟陰見而陽始見有陰則有陽有大陰則有大陽張睢陽等所激逆沴搏觸陰而已矣而帝之所遇非僅僅昏愚亂賊之陰也乃古今大陰似陽之曹操也操之所竊皆光天之下之事也操之心出門卽已無

漢而操之身至分香猶稱安漢也何也操終於自主也操之心欲自居於文王而以武王畱其子也忠義名節操之所欲噉者也操心知帝在則漢在卽殺帝之身而帝之心在則漢仍在必欲潛移軟買得帝之心以用帝乃可以致桓烈乃可以取仲謀乃可以蒙天下而飽其甘試思其啖葛之忍斬髮之詐下邳之役何難一刀相推而謬爲恭謹如此厚爲遺贈如此若將曰吾與爾共獎王室也帝以爲此賊薄輕人至此彼以禮獻吾以禮酬立效明報要示以朋友之誼旣不肯殺吾去耳辭操

之書曰日在天之上普照萬方心在人之內以表丹誠
琅琅大語萬古磨刮此所謂天下之大陽破天下之大
陰者也今夫威斗鄒鳩詎非漢賊然決三人之首則必
先操矣殺莽卓者怒殺操者笑怒者易殺而笑者不易
殺也豈非笑甚于怒乎惡紫奪朱惡鄭聲亂雅樂故曰
有天下之大陰而後天下之大陽始著孫權襲帝不過
氣數之逆沴吾知帝之心不恨權而恨操也帝首傳至
洛操卽尋卒所謂日與陰不兩立矣日長在則帝之心
長在帝之心長在則帝之英爽長在開皇玉泉之顯崇

寧蚩尤之戰而我 明嘉靖萬曆中赤馬皚袍之著宜
其愈久而愈烜也謝陞以爲直豎三界橫亘四州超存
浩劫不可思議吾以爲帝不可思議而日又可思議乎
欲觀帝者觀諸日而已矣會稽羅墳有帝宮焉南對秦
望端如翼如門泓鑑水方如沼如小子任有兄思信不
嗣欲舉一子嗣之藉兄弟至義默禱於帝帝心許之以
天啓七年二月五日生子命名鼎起以嗣信信無子而
有子因椎豕刲羊徵優奏樂以心饗帝侑以蕪詞且選
石而載之以質四方之事帝者帝於漢爲前將軍封漢

壽亭侯漢壽地也亭侯官也似於帝爲素位而今稱帝者以帝入神宗之夢神宗之所帝吾亦帝之也因系之以銘其詞曰
漢末一人有赫神武由長至帝呼爺擅祖正陽焦碑盛大已譜予言吉利狙詭戲侮幾淪長夜賴帝正午人中一點永照千古諸靈遜爽萬神集祐補佛助孔橫天徧土嗟予丐義丹誠似取敢潔溪毛仰干鐘鼓測管窺蠡代歌侑舞秦嶽儼端鏡波綠嫵心依帝者來視貞砥

山陰念生王侯去思碑記

大官之珍南海之錯其投于人也先之以名寵之以籍嘗之者未始不悅也然而忘之亦甚至於尋常梁肉名不告籍不華人飽之則悅失之則思似不可一日少者何也至味之妙在真能養人也今之宇宙豈不亦樸旣散淳旣漓然猶不盡蹊奸穴佞也其真氣往來覺人心終不能僞古之談治者上道德賤知巧且知巧之地至吳越不復餘爲吳越之人居吳越之官尤不可以知巧從事以知巧從事角勝則勞不勝反失其賂在易之中乎能格豚魚而後能涉川能出其中心之願而後鶴鳴

子此令譜也而吾山陰思雲間王侯于去後者以此
侯從三衢劇調來下車之日冷面岸然初疑其錚錚嶽
嶽將凌厲我也而侯不然又見其沈默徑遂以爲淵靚
或票侯而機利而侯又不然間有數事亮執遲疑沕沕
悶悶意侯曾中有偏主而侯更不然侯之大旨歸於爲
民而已矣民未櫛沐侯已上堂皇日期會不爽便山民
歸去質成受牘第兩解之不責金矢黠猾犯紳士榜之
毋赦而慮高明虐斃獨之意時時露眉宇富人子巧奪
踐更侯正當易版籍消息徭賦摘規影懲詆譎令沈蕃

者息肩母累其子甲訟殺人侯率至其家案驗無可抵
坐以法邑當四要舟繹不停晷侯悉裁抑不妄與有贖
符索貼贖甚侯目攝之心動一擒而服窺者咋舌盜與
捕表裏爲奸侯第問捕及藪者盜以息邑伏臘賽會舉
國若狂侯曰西門豹狄梁公在此歲省金錢數萬訟伯
佐兒筆舌忒黑悍取文致取勝鬻其產不訖不止侯受
理不情務排根窮佐訟者市僧乘訛言操人急米忽踊
貴侯拘龍斷者若而人洵洵以定諸諍士欲有所售射
膚慙水火情迫引驗出紙賺侯一朱篆侯槩格不行往

時伍伯追呼如虎至侯以事付三老不竟來胥苦餓至
妻子或啼怨常禧門外滙告患侯括奇羨巡功課涉而
戢山亭爲一郡天市之關歲久圯得侯翼然侯常踏炭
履畝就所在召鄉父老問疾苦及武斷主名以故山陰
情事無能遁人亦無敢犯之又曾布袍步禱一崇而澍
侯不但孚民而且仰達于天則一念不欺之效皆從必
爲小民始至于文學廣勵青青子衿各就甄陶侯第以
緒餘成物而懸魚辭犢茹蘘飲冰則又侯之大本大根
衾影自勅而清畏人知者也然而與侯相接無所謂軟

媚之容周到之禮剖心附耳之言揮霍聲稱之事第猶
猶款款悃悃篤摯如是而已侯旣政成化洽會以輯圭
行越之人攀號無計共謂 新天子修名實之政黃金
璽書必首吾侯爲神爵勸庶幾天吏夕郎柏臺薇省慰
覆露酬戴星者萬一而侯且失怙被跣徒歸矣故事所
生不予寧 覲初功令嚴甚侯不以一官易吾親也越
人聞之以爲侯實生我而又失所生傷侯之哀服侯之
孝而又恐侯之過毀競相與嘯於途又相與歌于社曰
孰走阿邑吾其去之孰奉子產吾其與之鼎鍾史圖異

時遜膚今日之事吾寧不集於苑而集於枯周子聞之
曰向來言王侯真夫真則能養人能養人則思矣斯民
也三代之遺也不可以聲音笑貌得之也其永諸石以
告來茲侯名陞南直上海人丙辰進士

重建南京錦衣衛官衙記

留都大司隸之署拱侍帝居獨仡仡嶷嶷比於威神
太乙他廡宇俱二門而司隸署獨三門靚深闔闔望其
桂柏毳毳也自文皇帝北辰永奠而所謂期門羽林
鷹搏虎臥者俱在若有若無之際大司隸一貌官耳歲

時久私第博落無坻鄂可依則每每僦民居月率數千
緡不能任輒苦貸苦質問請葺繕得所貲且以補橐罫
取文具報司馬司空而已會稽王心抑氏以五狼總戎
稍遷至仰而歎曰不有其居何以人倚不有其人何以
居倚於是剝艸逐狸鳩工稟度擇廳事之右高墪一隅
以爲爰食爰棲之所獻疑者曰高皇帝之舊鼎猶然
坐聽其蝕而吾子獨愛他人之鼎且吾子喜創而不喜
因宦遊所到必有興焉一錢不飽五行竝用吾子以此
爲安身立命子孫長久之計也耶且夫確時兌事者知

也惜物休人者仁也子以爲今之時盈乎訕乎宜此不急之務乎仁與知何居焉聞吾子之請作刺之滅也舌之枯也血顏之慙也不知幾何辛雖矣功方成而身已去後之人不知居有因而反謂補橐之無自蓋其恩也所以爲怨也大司隸曰不然子不聞霍渭崖之議乎始皇築長城萬世之利也使漢唐宋至今日規而隨之有加無地焉何至戎馬蹂躪內地日者喜峯之事不從長城入乎夫百姓之家父祖先世之墓所以至今存者每歲一抔土之力也吾署棲食之所向使官此者頽萌而

卽董之雖弗創可也吾之所以爲創者匪創也其因也前人弗因尤而效之吾復爲前人矣且使後之人弗貸弗質而有至如歸其愈於補橐也不旣多乎夫予人之利者計其大不計其小使之由不使之知天下之盡讓而不任則誰爲任之者矣大司馬傅公聞其言曰善下職方別公議僉曰善則予之金先是衛有子粒銀若干入兵曹得制其用今復還之衛以此見司馬之聽公而大司隸之舉當也大司隸名揚德會稽人庚戌武進士與予有小阮之分

重修廬山白鶴觀記

廬山五老峯前有白雀觀道士劉混成騎雀飛昇處也唐高宗勅建此觀而宋學士蘇子瞻常獨遊此觀棋有詩天啓乙丑夏山陰王思任來游攜其友沈三賢陸士慎徘徊于觀之前後掬池曰之水烹雲霧之茶摘蔬造飯薄飲追涼相與歌呼樂甚然而歛噓感嘆者繼之蓋不勝今昔之俯仰焉棟宇頽危門櫺不設飢豬擾案鳥鼠碎簷雖長松歷澗依然瑟嚮而蒿荆籬豈迷陽岑莫亡聊賴甚矣觀主人李元丹乞畱一言以爲興復之藉

而任適在潯陽爲題白雀觀說以貽星子令陳巽言倡其事郡孝廉陶孔志爲糾首以成之崇禎壬申任復爲起部視權鳩茲而元丹忽來出孝廉手札徵記嗟呼廢興之故蓋有數存觀不得劉道士不創也不得蘇學士不名也而予與元丹之意不得陳使君陶孝廉等不復也星渚瘠澁雖未必能煥隆章灼而亦稱稍稍恢葺矣然而元丹目尚衝然腹猶未甚果然也則請有以廣之丹知白雀之說乎夫雀者九臯之騏驎性必處陰行必步斗非仙人之友則仙人之僕也不則其分身而託焉

者不則其相齊州而寄焉也費禕之樓也介象之廟也
茅盈之帳也丁令威之華表也鄭弘之射的也浮丘之
青田也王喬之緱嶺而廣成子之石穴也皆霍也皆寄
也道士偶一乘之遂遺雲氣入層霄視偃僂五老之骸
項不啻一跡爪其間豈復知小兒輩復有土木事乎子
瞻聰明絕世了元以爲大愚卽驂鸞駕鶴爲不死人猶
屬最下一乘赤壁之遊自謂登仙羽化而縞衣玄裳者
笑謂其樂非真樂夫何知闔戶書寢之時誰與棋者非
道士與羽客戲爲君子軍於流水古松之間以鬪髯蘇

也耶噫嘻子瞻誠大愚矣然而子瞻不愚勝固欣然敗
亦可喜勝不過三世諸佛敗不過九天仙子諸佛仙子
與我何有哉且夫天地之間有情者俱妄無情者乃真
是故莫壽於古松流水而道士與羽客皆短日長境靜
恍惚古初不聞人聲但聞落子非禪非玄髯得之矣如
必從道士起見則廬山亦匡續以後之名未有續時此
山何所命名而竟無人來往居處其下與過而不畱住
應無所此爲深於樂山者也元丹能詩可與言者以此
記歸之

泰州守李公去思碑記

海陵據邗上一壯州治兵使者署焉博野李公以名進士龍飛二年來視事甫出舟競詫終賈之年貌如霞玉芙蓉閣爲公一照初日矣諸老宿喁喁語竊少公未必能辨此公坐堂皇三日而諸老宿遂不敢忤睨其聽訟也批支蔓而導隙窾他人千百語公第一語卽夙稱善雀角者汗下求解去矣州主藏長子孫爲姦利題封官數也封之內瓦礫耳侵假游移至南陽不可問公陽狗之而紆其時日卽一銖錢母許滯庫瓦礫徐歸爲白

鋸也州賦役日增民日瘠病如中醒不可悟公鑄易知單家給而人守之有所期會諭農月毋闌入凡輸供多寡早暮聽民便雞犬嬉游從不愕伍伯而輸供者反恐後里徭苦單弱公必訖於高明不偏黨也 祖陵在塗山湯沐邑設庾儲米解人每十鍾贈三鍾攢眉裹足州之藁差此爲第一公請折與大吏廷爭至穎禿舌敝梁塚場鄢家莊二慝也鹽徒構亡命表裏窟宅通江海衝艦探赤白丸相呼嘯公授略干陬擒其魁而散其醜州貳倅幕僚得一牘如食蔗啖梨公靳之弗與也青青子

衿公與之談菀媿媿日有省月月有試若以文贄而卽以事嘗公怫然作色矣青烏氏相地以爲御街之水不宛則秀文蒸鬱公卽爲之濬新折故西門豹無此慷決也歲飢鵠形者鱗集公以實心爲奇策借挑河建衙之費便宜行事沸萬粥全活萬人州無多簪笏銅臭兒橫銀踞賓坐餌時官以兕玉參貂則往來杯酒交懽甚公至匿不敢見見亦茹氣循墻也一惡少魚肉人非其田產而田產之公置之理幾年投獻不敢受公氣雖春煦而笑比河清叨其晉接者咸謂公家龍門一時再見云

奏最未幾而公遷民部以去父老不悅集隍祠而歎曰孰是常格而奪我公清通簡要上有銓衡補屐論思次有蔽省乘驄持斧下有柏臺我公何負于朝而僅僅量移之王子聞之曰不然上自臨蒞來軍典仰屋無日不討邦實而會通之鴻鴈未還豺狼四起簿書淆自鞅掌涓滴渴於漏卮上若曰吾安得茂先元凱表微禹錫寶參劉晏諸君子以分吾憂吾行且輟中使矣於是廷議當上意者卽無如李公賢李公他不具論海陵民苦竈累久矣以渴滷之錐刀破井田之版籍自李

公爲之竈不擾田民不更戶分合不形而收支各得此不但其追鋒投刃之手閒有餘地而其飲水懸鏡之心覆以二天也異日出其緒餘持籌曳履所至金錢地湧園府泉流東南之力不竭西北之顧恒杼上亦何所賴於中使而不踐其輟亦何難之廷諾也哉宰相領度支卽當以公繼之父老曰有是哉吾儕小人何知有廟謨第仍以節鉞予公而還庇我禹貢揚州之域吾等當祝天子萬年可也公名自滋號見獨其登第戊辰科

世忠堂記

天者氣之顛也其正大嚴毅之流行也中於時爲秋中於星爲斗中於象爲霆中於土爲嶽中於水爲河爲漢中於木爲竹爲松栢中於金爲鐵中於火爲陷中於禽爲鷲中於獸爲虎爲豸爲龍中于艸爲蕙爲葵爲指佞中于實爲粟爲椒中于人爲英雄而中于英雄之身爲膽爲血爲怒吾何以知其然哉繇氣而知之氣旣相傳而又有理以教之使其氣翼馮鼓盪浩浩乎鼎承而不匱於是乎有世忠之堂今夫福祿名壽堂之美也箕裘

闕閱堂之盛也而吾望其氣不無有悅而可于滿而可
抑僥倖而可幾及者至堂以忠名忠以世名不愧不怍
而以似以續登斯堂也令人有肅心焉故大廷尉張海
虹先生清勿論矣時相庇人亦何與曹郎事而擬之爲
林甫杞檜也頌淮撫者如頌莽捋鬚脫口計不及此矣
謚忠烈公稱觴而公爲之叱馭不縮三日聞遼陷拍案
一叫曰兒死矣義方之素父子自爲知己豈不信哉遼
之役忠烈公可以不行而行可以走而不走北向拜者
五西向拜者四始爲睢陽繼爲溫序激烈從容一何壯

也公鄉何忠毅予寅好同闈事高忠節予年友同待詔
都下稱莫逆而獨不得奉公之一面徒揖公于俎豆之
間以想其騎箕鞭電之景公何往乎氣猶焣焣動也公
卽不夢兩是之亭而持斧破門戶先解墨吏之組讀其
疏艸矢志之初嚴法令世父頷之矣而大金吾一文弱
請提偏旅復父仇視權璫爲腐鼠筆誅代尚方劍短後
逐歸奉潘輿行吟澤畔將老虜薄城下單騎衝圍先入
衛此鬚眉男子之大節也數上書觸時忌喉中咯咯常
有物急吐之而民部公擊懦樞不兩立兩公書成告之

雜言 卷六
祖告之父而告之吾 君作車于室合轍于堂氣體所
關子孫未艾正大嚴毅之意苞塞乎榭楹而貫通乎盼
嚮此一堂也豈僅僅暨塗丹雘豫章其林而四筵其客
也乎哉且夫堂從忠立則天威儼然忠以世來則親心
如在忠于而堂孝于而室兩物備矣吾獨訝上天流行
之氣何所不磅礴而獨聚于沁水又聚于沁水張氏之
一門若徘徊鞏結而不散者天何獨私于張氏之堂也
人亦有言豈無肯構必斯堂也而後可以世矣當俶子
瞻銘吾槐祖者而銘之銘曰

汾水西流惟沁東注遡彼張仲乃繁苗裔徙自陽城力
田孝弟文起永樂追官盧氏數傳文學芝生繩繼赫赫
大理服官寅畏侃侃嶽嶽摧權拉勢忠烈輝映風臨玉
樹正色一人埋輪破柱監遼遇陷引頸就義膜拜犬羊
不食其氣有子象賢復仇夢寐嫉惡若浼敢言不懼丹
心炳炳貫于世世追惟卑闇煥茲光裕天高尺五永臨
厥處匪帝時臨中心卽帝百爾公孫對此毋斃

笑碧亭記

河伯見海若歸三月不庭醉淫稍定乃挈其龍鼈圖書

表納命稽首毋敢再援畔溪翁湖長聞之轉相效也仙
游唐先生之汪啞啞然笑曰彼稷稷者何爲耶伯首之
而且奚適也適倏乎適忽乎適渾沌乎是不勝其帝而
臣之不任其疲也且夫帝何常溪臣湖湖臣河河臣海
海又臣碧碧亢焉大處而我視之蒼蒼者其正色耶其
遠而不可至極者耶夫碧之視我亦若是已矣吾惡知
廣大精微之不遁相爲君也窮大者必歸則且碧臣海
海臣河河臣湖湖臣溪而溪且臣我我猶南面而不釋
然吾猥伯而局局乃廣伯而啞啞也唐先生曰子毋太

岸吾且亭處子娛之以竹花清之以木石蕩之以舟楫
侶之以榭臺吾又與子遁相爲帝則解之曰唐先生與
汪德相若議論相敵也非君臣也友之而已矣

招遠縣重修文廟記

招遠故萊郡羅峯鎮當海濬之扼 高皇帝改隸登而
升之邑徙他戶口實之題曰招遠此不特以吾人來也
形家言螺峯主峯 芙蓉九腦屏其後艾山峙于陽衡
而攢山卓入雲霄之筆陽權有齊山象負人而立浮圖
聳之貪狼入廉貞位矣少微架旗嶙峋起狀如長楊旌

節十萬金山坐於天門而陽旋流御街之水掠城北走
屈曲玄武故風氣之所都也更有勝者東來西止之闕
如華表立語雪濤萬頃噴薄其中三山粟點微風初旭
海烟成市蜃氣鋪樓此則他巖邑之所不得爭者學宮
在城西南隅其封木皆宋元時物歲老貌衰雨風爲蝕
議欲新之會海上巨木如漢槎浮至諸紳士共加額曰
此非竺乾氏池井所託者敬賀莆陬之賜遂以戊辰五
月始工而今已巳之五月工訖諸紳士侈其事以鄉友
庶常楊公屬不佞紀之不佞惟亡文也然竊有窺于貞

元之大會也治統道統堯舜孔子千萬載時相際焉自
夷狄亂華海宇腥沸 高皇帝一廓清之使魚鼈之渚

溷鹵之湄煥然悉耀于光明而知有大成之禮樂此學
之所繇興也二百餘年而值崔魏之變陰無疑陽子不
哭母鬚眉丈夫不父其父而父奴青青子衿臣伏道左
迎木偶且欲奪尼山之席以席其聖夫夷狄何足恥而
此皆平居誦法吾夫子者輒反心易面無禽獸報本之
思此其腥沸也海以慟日以枯 今皇帝一廓清之輟
逆豳忤播幽悝媚大怖中外而三綱復正今年 上幸

辟雍謁有肅且致慰焉乃坐彝倫之堂鳴講鼓繹百姓昭明之典以會于吾夫子之明德猗與盛矣是孔子不及見堯舜堯舜若或見孔子也然堯舜孔子之見也操何贊之從堯舜曰孝弟而夫子約之以孝也上自郊祀來其事天事親事兄無之而非孝也孝也者所以事君也此吾夫子之言也吾以夫子之言而推廣今之爲人臣者不必其事而必其法也法今上則所以法堯舜法堯舜則所以法孔子也且夫孝之說非其親也其身也不辱其身卽榮其身也士不辱其身則身始

大始可以法上法堯舜而法孔子彼媚璫諸小初亦何嘗不士何嘗不堯言孔步而一夕敗裂遂至此則所謂榮者未從不辱起見而不明德不昭明之故故見斥于孔子不容于堯舜之世也聖道于今日爲日之正始上以辰登極登爲日出之邦學乃明道之首而又落成于上修教之後支于離照若或集之諸紳士何幸而躬逢其盛不寧惟是兩階初舞東西乞款具有情實將梯航萬國白雉寶鼎於此乎通是螺峰之招果不特以吾人來也信乎文德之效其真以治身其緒餘以及國

家天下是學也。上之所中興者，諸士將龍矯騫橫雲，蒸飈發繩繩濟濟如日之方升，而川之將至庶常其前。茅也哉！新事者楊公某，孝廉某而捐俸鳩工，克襄其膚者太僕楊公某，學博張公某，則滌勞于經營，規制樸斲，丹雘者也。餘悉載之碑陰，以公不泯。

于青園記

蕭使君家泰岱之下，辟疆爲園，而讓其名不居爲其不成園也。兌之王子曰：此夫園而弁者也。童子之弁，遂不得稱冠乎哉！且夫園何常，仲蔚之蒿也。童子之蔬

也。庾郎之韭也。皆園也。萬牛堆石能財于太岱乎？太岱入垣爲園大矣。於是使君憬然曰：敢受命于子，遂命之曰：了青。而使君且局局然笑也。述之曰：吾常愛樓居樓，負岱襟汶徂徠金牛，且兩臂之朝烟夕靄，氣象千萬而總如吾子之言。一青蔽之，是齊魯人未了之局，而吾且了之也。於是，有蘊檀館僅三楹耳，松衣蕉袖，陰碧鬱紆，似欲分岱青之萬片者。吾讀書其中，於是，有玄霜絳雪，居可以習靜，此西王母所栖託，要亦與東王公玄通者也。過此有半舫齋，吾欲效昔賢陸處，牽船超北海以挾

太山人藏舟于壑我藏壑于舟也過此爲嚼梅居有雪
其室而老梅槎放其際萬丈青蓮花每以一藥勝之此
牙室間得利所也過此爲泥露臺訪而家子猷幔亭意
小石憑欄朱英點竹可醉可吟可笑可謔良朋甘熱遂
相與把臂入之室矣之室者折曲之室也自堪輿家之
玄昉也中嵩有太室少室而吾以之室補岱老之不足
踰此爲斫園易曰介于石不終日此吾之豫幾而挾餘
其地者也石則拜爲石大夫以愧彼受秦辱者又數武
而得桐關高桐徧畝寒綠沁天吾異日取之爨下栽爲

音以傳高山流水因卽鑿一泓爲池池魚知吾欲斲琴
也常儕頸而出聽池上有石曰龍蟠眼洞而首企似待
寸雲膚合而崇朝之雨徧天下者又有井名淨井奉大
士像其上較他泉極甘冽由淨井而北折而東爲膚雲
堂從寸合起見也朗豁饒花竹循井而南入邃門橫梁
通沼悉發菡萏花舞柳亂覆之吾曾倅而鄉聽採蓮之
曲意此亦不減越國故字之曰蓮邦而吾之園聊略於
茲矣青乎青了乎於子之義何居王子曰固也齊魯居
黃瑤白阜間而有太岱分天半以青之是鹿鹿者不能

了而使君收之疎籬短落几篋牀榻之內坐臥玄對雖
其人事哉蓋亦有天福焉無寧茲帝出乎震則蒼靈奉
塗玄鳥戾止是天下之大青也岱以天帝之孫交萬物
而處宗長其青之所攝也以神而不第以形以理而不
第以器節彼高山鎮茲東土將必有靈傑配會景行仰
止居爲冠首出則膚功以了其青者公侯之後必復其
始使君將以丘壑之一隅爲青乎以敷被之四表爲青
乎使君曰善不敢承亦不敢不勉子姑記之

禹城縣常家店新建玉皇廟記

天爲大仰而主宰之者則稱皇凡高真靈玉之號皆道
家所頌言也佛氏言玉皇乃帝釋居須彌山頂無常主
輒幾萬歲一易又晉書周謂死而復蘇見有稱古張天
帝者有稱曹明帝者又翼聖記云玉帝所居常有紅雲
擁之又夷堅志帝試發宰以大道無爲賦又離騷云吾
令帝閶闔關兮倚閶闔而望予又張衡賦叫帝闔使關
扉覲天皇于瑤宮錄此言之天皇之名氏不可知而天
之必有皇也審矣水經云帝在閶風之上其門有開明
獸守之卽群真猶望之且玄眇是帝已清淨蕭穆之至

胡然肯居於雞鳴犬吠之地牛溲馬渤之間也曰此非
帝居之也乃人心居之也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
視聖人欲以神道設教而佛亦以象教爲本今執塗之
人而語之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彼茫茫未之解也觀
穹宇之金粉對冕璫之嚴重則虛鬼敬憚發其爲善之
心而奪其爲不善之心廟貌之建豈區區一祈虔福利
之思乎哉穆氏兄弟毀其家而爲廟意大在此不賢于
錙索銖積窮老至盡爲蟻窟蠹房所營度也耶門下人
李江騎驢過其下低徊不忍去因記其事請予數言紀

之此可以紀者其壽諸石毋斲

玉宸道院建廟特奉 聖像碑記

肅宗朝羅峯相公創議易 聖像爲字位若板重然業
下萬世以爲尊崇吾夫子莫此若其理正其氣壯不易
之言也予獨謂其豎義居半尊崇之意豈不以爲土木
形骸褻吾夫子云爾然則板重獨非木乎裸形踞臥于
廟貌之前或鼠雀蛛絲毀蝕其面目剝落其袍裳誠亦
可憾然吾見字位之前雞猪亦來而香燈亦未肅也是
尊與褻之故不在貌與字之間也明矣去留都蟒蛇倉

數武故有玉宸道院前有三官殿而後以寶閣奉玉皇
閣之下有吾夫子之像乃脫沙胚胎傳自宋元以迄今
日當羅峯得旨易位時之勅天下盡撤去土木像卽
毋敢悖功令以一肅皇帝之威靈羅峯相公之毅執有
所從革卽窮塚下邑罔敢踰時日而此像在都門如突
兀靈光殿獨畱不毀此必有愚父老負之而趨若微子
之抱器屠岸之存孤魯朱家之匿季布唐義士襄六陵
之骨奠東青樹下痛哭而後去者此心何心也是真以
爲吾夫子在是其智猶在有若似孔子之上也乃真能

尊崇吾夫子者何者吾夫子之像不存于沙胎而存
於奉沙胎者之心則卽沙胎以見吾夫子堯顓禹肩秋
陽江漢之氣亦何爲而不可繇是觀之其心存則其像
見吾惡知夫子在天之靈不欲憖遺一老于聖祖開天
禮樂冠裳之會也然則是像也匪愚父老存之而夫子
自存之者也丁蘭木母猶有生歡漢闕銅人尚知涕淚
以知往知來能料祖龍之入室能奏金絲于隔墻曰大
而化曰神而不可知之聖遂不能保其遺像于萬一之
中乎哉道士某發心欲建一廟以妥此像孔李自是通

家道教總歸一性不獨鑒其逃墨之心而抑當取其反經之意且以愧吾人之入聖域利吾廬以規便營私者曾異端之不若予同年房觀察以記屬余請以此紀之

湖口縣學尊經閣記

湖口故彭澤地陞鄉爲縣自南唐昉也 高皇帝借蠡湖龍戰殲僞鯀而定一尊首駐蹕如漢高事先遣太牢祀孔子命知縣郝密建學後遷置不常嘉靖萬曆之年節修無斁 今上元年署縣李官唐啓泰來葺殿繕扁移文昌祠於崧壽知縣劉延謹修啓聖祠敬一亭諸文

學有邀福白榆之意擬將廢社三楹復文昌祠于山之麓秉鐸陳思謙文元龍汪綏和上下相度以爲固也天道遠人道邇欲昌乃文先昌其太者夫文也而有大于聖經者乎僉曰可于是割藉鳩工庀材運甓創尊經閣在半巘實出明倫堂之頂時王子閱武巡陴方有事于湖邑謁瞻旣竣諸廣文前請眺新隆之閣踴躍三百拾級而登之見彭蠡旣瀦大江東來廬嶽飛青石鐘環響徘徊久之喟然嘆曰止哉觀矣諸博士弟子員輒徵記于兵使者使者幼爲承學老作粗官無所光於燈燭而

竊欲與二三博士諸弟子員共竟經之義何居白虎通
曰古有六經秦燼其樂而天下之經五宗經篇亦謂三
極彛訓其書曰經乃至道不刊之鴻教此以言易書詩
禮春秋耳夫易書詩禮春秋經之五官也官必有所通
而統之則經也經何在在目前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觀之江而已矣日月經于天而道明江河經于地而道
行日月西行欲曙蒙谷而成日趾之功江河東行欲趨
生氣而轉神化之潤此皆廻環必信之理廻環必信則
可以生可以壽婦之絆事曰經熊之顧法曰經惟經則

生惟經則壽不可誣也自軒轅飛珠之後以經名其丹
而玄女青囊亦復禪之號此書不傳傳者皆漢聰力人
所贗託嗣後神異山海種魚相馬酒食樗蒲藏鈎祕戲
皆從而經之詎必柱下漆園西方夫子鳴鼓而攘經之
座哉然除穢雜者不論而總經之統有三有正統有僞
統有閏統僞統則二氏之孤行者是閏統則百家之同
異者是而正統則吾夫子之刪述者是譬之飲食五經
其穀也而夫子之穀其精鑿者也百家之同異珍海錯
而飫山毛者也二氏則嗜茹藜嚼沙吞棘者也去飲

食愈遠則去經愈叛然而人不能不飲食也人不能不飲食則不能不在五經之中繇天地以至夫婦有一時能外五經者乎此其理可信者也顧經不尊則不信經不翼則不尊善尊經者莫過於傳傳何在亦在目前汪汪如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觀之湖而已矣歸于海則灌輸大遜于江則鄙吝消向使湖自以爲夜郎王孰與漢丈無論未得觀海之瀾且將與江相持而不下相持不下則湖自不下耳而江已行矣是湖亦不中庸不廣大甚也而有此勢此理也乎哉兵使者未能見

經而所見無非經者且以爲百川溝洫畎澮屎溺皆能通陰陽之氣達水泉之流運之天地稽之圖象質之三王施之四海無往而非是也若復安于大夢而委之大龔則請以雙石鐘代雷鳴獅吼是爲湖口縣學尊經閣記

重修滕王閣記

滕王之高閣何助乎曰從雲閣而摹阿扈者也自王勃賦後鐫去高字而滕王之賦與閣如形神相麗者然歲久不支耐卽子安時已謂物換星移而昌黎修記稱新

匪故無惑矣天啓乙丑予爲廬游道出洪都登閣閣悶
城而立不悉所以云是甬東節鉞太蒙王公所作心甚
覆之閣之下豸猪蝕履博徒醉呶臨江渚者梟杓惡志
糞艘萬鱗馬通迷陽起居蹲沓閣與賦俱掩鼻過之予
髮種種矣復小草刺江州崇禎甲戌春遼霍再至憬然
若夢有豁然其面城者存成禮講學之舊其憑江者復
落霞秋水之觀雲日麗香襟期爽滌煥哉閣也孰規簡
是今大中丞廣陵石帆解公所俯仰也公旣精心爲憲
大手冒西擘晝追風綢繆先雨以公餘游豫相訛訾之

宜行補救之法割俸捐醵鳩工宵構子來庶民一呼蜂
集滕王之閣幾湮沒者將千百載而復突兀章明于翠
靄烟光夕佳朝爽萬井天流之際憶亦豫章之最勝樂
事矣閣之勝萬千不具論而其樂事有二有衆人之樂
有公之樂請如宋玉之論風事氓之蚩蚩游閒襍諍反
接嬉遨邪許勞憇雖無領會亦有嘆嗟一樂也賣豕網
鮮市酤蒸粉拉老扶稚揮拳握槊不醉無歸一樂也買
客東還子母緡算琵琶送行鍼磁贈訖鄙吝已銷宜黃
拍和一樂也五月競渡九月插茱有女如雲有人如蟻

雜言 卷六
曲江初霽上河新兩城闔尺咫肩穀招搖一樂也而或
武人大俠擊鼓傳觥長劔未開天山蚤破看章貢之崩
浪驛馬猶遲恨彭蠡之疑淵奇鶴未斬飲飛盟滴燕勒
爲期一樂也爾乃文章大國祠賦當家六朝失豔三禮
齊來旣郁郁以彬彬又魚魚而雅雅清音恍帝子之含
輝高韻譜王郎于芳艸杯乾鉢擊燭刻筵懽一樂也又
或道德之朋性學之侶沂水雩風天心月窟主敬必宗
餘汗良知欲逝姚江飛躍兩忘知仁共契相視而笑莫
逆于心一樂也至於節槩岫峨龍沙遜潔事功烜奕匡

阜比高曾夾日以擎天可披星而濯漢或角巾兮私第
或蠟屐兮家山登高似欲忘歸信美而又吾土又樂之
最至者也然而皆非公之樂也公自飲冰以來夜如何
其日惟不足值疆場之作噩哀鴻雁之久劬間來此閣
抑冲志于三歸運神眸于四履我有墉圉若何崇之我
有軍實若何討之我有江湖若何奠之我有田賦若何
均之我有子弟若何教之一緯一經有嚴有翼而後乃
今赫靈遠播氛慙浸消鯨鯢之吹沫不揚苻萑之探丸
盡散元氣已提太和在握今年太史書大有公又來此

閣瞻黃雲之狼戾吸碧月之蟬英輟鼓角之喧龐聽樵
漁之和唱公于此際方莞然一笑似甚有所釋者爲之
浮大白者三人謂公亦于此處興復不淺而不知公于
此處樂常在後也子輿氏謂獨樂不若與衆而予謂樂
何妨獨有公之獨則樂方能與衆也茲二三僚案徒能
分公之樂而皆愧不能分公之獨閣成公自爲記其自
視猶若欲然屬不佞任續貂以跋其末不佞任何能揚
厲公之萬一而以所聞見於二三僚案者紀其實如此
公得無目攝之也乎

重修大能仁寺寶塔記

江州大能仁寺肇自東晉至唐白雲禪師闡教茲地始
以承天院易今名大雄寶殿之左有支提插天而起天
啓乙丑予游匡嶽過訪節鎮梁射侯假館於此老僧慈
霞賓主朝夕見塔顛攢樹半覺蒼繁舍利無光筆峯殘
癩曾語射侯唯唯諾諾再逾十年而予領射侯之節江
行舟望恍然故塔因視事之後捐俸十五金徵都盧人
手刈鏟寄生滌除塵襍而德化令伍君常遜復助費將
四百緡命尉金光燦督修整好埴堊有加輝煌鮮奕僧

雜言 卷六
官道生乞言紀之予不敢辭姑敘其繇而繫之以頌
頌曰宰堵之波滅惡生善如來行乞遇童施麩雖戲土
沙佛心肯薦乃轉鐵輪鬼王是見裁獄廬山酷毒幾遍
賴有師利火蓮青絢王乃毀獄造塔分奠八萬四千震
且標撰意此浮圖事名特先我鎮江州仰高時面遙想
庾公竒竦徒眩惟塔稜層垢塵明暎今旣葺止方墳健
羨寶鐸含風鏐盤走電雀離未高湘宮猶賤錦蟲筆花
簡疑稷霰魔刹杵寒天龍晴煦梵鼓潮歡海螺雷戰杖
刻些須網珠禰變自修茲塔南金束箭奎文崛起民安

戶宴岷天東瀉穩落帆片普飯佛力踴躍舞拈

題廬山佛手巖募疏冊記

天下之生久矣皆手也大封同體功臣有敢攘手之座
而右之者乎何者畢天下之能事卽無能於手者極五
行百莩之用成變化行鬼神也然猶有所待也只以手
論能愛能惡亦紛然錯出矣環之可以敬人垂之可以
援人握之可以攜人舒之可以接引人團之可以毒人
側之可以披人診之可以察人而按之可以撫摩人是
故父母之於子也愛惡並用其於嬰乳之子則惟有撫

摩之也夫佛固人之大父母也其視生老病之衆生也
皆乳嬰之子也撫之摩之已耳是故其現示慈悲之象
不但在其珠目輪齒之身而又分布於大千山河之界
廬山有佛手巖掌覆而指蠹宛然兜羅綿撫乳嬰之頂
而摩之者然天啓乙丑予來游悅之又踰十年予起鎮
江州族少宰句容王祚遠廣文金壇于樹勳復同游此
布坐礱研酌領雲液想握瓌威射之奇感六通三滿之
異巖僧悟鑑欲廣化居乞言於予竊謂此佛手者非是
佛手乃是佛心真是佛手柳亦生焉反可稱巖又何分

別若不見心佛在何處而况其手能見佛手柑亦證果
而况名山莊侈駢枝喻取非指林稱無臂可師御心良
有以也巖居和尚作如是觀始名悟鑑昔南唐行因長
老住此奉詔暫居棲賢一夕大雪逃歸舊隱託扉立化
偈曰前朝詔住棲賢寺雪夜逃居巖石間想見煮茶延
客處直緣生死不相關四語可了當募疏矣雖然此以
佛言佛也予觀此手當是佛之右手是右則無左昔隋
文帝未貴時江行夜泊夢無左手覺而惡之登岸詣一
州菴見老僧危坐敬告之夢僧曰無左者獨拳也當爲

天子後建吉祥寺以報之。高皇帝洗日盪氛因齏戰
而定天下匡嶽之靈實式佑之周顛仙天眼尊者徐道
人赤脚僧諸仙異跡卽鄰巖左意竹林寺鐘聲燈影皆
此輩狡僧之所或又曰巖是竹林前戶事未可知但晉
君之所左吾亦左之。堯章炳煥勳勳豐碑玉文霞肉
高皇帝之精神寄焉一花艸月露之君獨拳名瑞而
聖人負絕仁覆萬古其不爲佛之先開者無是理也巖
可以覆天下而巖中之泉甘冽倍重膚寸興雲吉祥之
報豈大於此予年耆位薄力不從心矣少宰黃扉在卽

願以之入告僧不須沿街擊竹子爲也

大中丞解公新建江州守備府并內外營房軍制

碑記

岷 天東灌至潯陽九派尻楚吻吳據金陵上游是
爲豫章門戶水陸四通自古英雄爭利之地高皇帝
鄙戰殲僞漢定一統湖莫江澄文皇帝北鼎精神一
意在旄頭大鹵之間叛濠作難江州以無備遂殉命
上登極籌海內大局如布子江右係中原喉頰地乃展
節鉞昇興化解公公繇名李官都戶諫所陳畫皆邊腹

生命大計言言飲食無取排擊人。上嘉乃建明皆實
着可行。陛辭之日。喜動顏色以爲西江得水活我
窮鮒且萬萬矣。至未幾而九連慝作公左手投策右手
揮羽俄頃塵滌會流寇犯楚疆吏來告他人以爲馬癰
公懼然曰賊有種乎癰之馬則馬也毒之鱷則鱷也遂
乘餘皇星夜出鎮揆。天相地按冊而得舊兵巡陸公
夢龍始作軍嘆曰識基之矣。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
軍次二小一孰是雄州不成一旅於是乎議營制查舊
額新募兵共四百六十九名又加以南康水陸營兵四

百四十五名而又加以衛軍一千一十五名共爲一軍
軍聚矣於是乎議將領謂饒備之鞭雖長不及題請
欽命一將銜曰南九守備總水陸之巡以統其衆。制
曰可於是乎議偏裨置陸哨標營中軍官一員衛營中
軍官一員標營哨官四員衛營哨官七員水哨上巡官
一員中巡官一員下巡官一員而城內一營設中軍官
一員哨官二員又設軍兵二百名其次隊長什長巡軍
各有差於是乎議廩餉在守備歲廩餉心紅紙劄油燭
銀一百六十八兩中軍歲二十五兩七錢四分又厚之

家丁一名歲七兩二錢哨官歲各十兩一錢塘兵歲各九兩六錢隊長歲各九兩四錢什長歲各九兩三錢散兵歲各八兩九錢共銀四千一百四十九兩零往時強者預食或兼冒弱者或餓啼終歲不得今按季赴兵使者唱給而兵腹始劑無不均之嘆於是乎議居處守備府自門至堂序兩廡凡四十楹中軍廳九楹哨官房八楹各兵營房共二百楹而在城內中軍官廳序凡十楹兵營房六十楹又築海天堤凡三百七十丈高六尺築演武場九楹填基十丈共費金三千三百有奇俱公設

處毫不民派又發佛郎機鎗鑊等器三百件於是乎議訓練每月三六九日守備陸操教坐作進退攻守之法水操教帆檣泅沒順逆之法而季則兵使者考其習否之勤惰以殿最其兵及長而至於將則又爲之議汰存何者巡埤何者巡陌何者巡郡邑之莊與犴狴則又爲之議官守令無敢侵吏幘無敢受民諍無敢捨擊刺而務郎當兵民並育而不相害不惟不相害而且相利是役也公有遐心焉不因九連起見亦不第爲流警惕思公所謂看投瓊之六面防曲突於九淵慮乘墉者淺而

慮伏莽者深觀其入告之語崇山峻嶺未敢明言則誠
 安社稷之苦心也君子以是知公之忠也衛生靈之厚
 心也君子以是知公之仁也兵使者因公成事而無能
 奉行之徒有紀述辭其可以已矣乎是役也前直指使
 者王公萬象共題請今直指使者李公宗著督之竣事
 而共襄事者太守汪秉元同知楊學孔通判張星耀推
 官劉孔源德化令伍常遜守備黃明卿而董其工者典
 史金光燦俱得附名列碑後而不佞任復申之一言大
 江東走廬青天障赫赫江州據喉控項地水未師流氛

有恙中丞出鎮鷹揚虎帳巡行郤顧置兵題將其將維
 勇揆象拔牛其兵維趨投石挾輶軍容繹繹赤旗將
 駟介彭彭以守以蒐乃卜之居視生飲旺乃衛之堤避
 汗處亢雲屯魚麗旂旒鮮壯劈礮叫鶩鋒飛破向西江
 作保更扼 神京威靈四暢呼吸喚鷹用銷山疾用滌
 江腥膚功在社永著令名

禿影菴記

潯陽兵府開匡廬左股下構不精整而邃複散處得福
 性之趣又多林木竹鳥野鹿叫啼遣眷屬還空聞疑聞

乃肩正序移西塾兀處一友陸生伴話一僮庖一僮掌籍一僮司衾服燥濕日放衙一次公事無多燒燭習靜有頭陀出壁上其圓中規童然可愛以謔菴爲動止索之良久卽謔菴也陸生笑曰僧贊僧耳可知先生之前世矣謔菴曰又惡知後世之僧不先生是耶見在過去未來俱無所住子以爲僧卽是佛乎一薙髮佛矣若能解佛否佛以慈悲衆生爲法者也僧則奉佛之法以慈悲衆生者也佛猶君也僧猶官也朝卽寺也衙門卽菴也寺岐出口菴朝岐出口衙門此中大好修行古人豈

謬我哉予愧不能奉吾君以慈悲衆生居心不淨時有牽衣之累回憶金閨弱冠時不減任育長之影顏如白鳳法則玄蛇矢心立願普度一世登之仁壽如長眉螺髻而後愉樂豈遂知蹉跎摩頂一至於此文采無觀事功不立空作巾壘之杵樣是葫蘆之畫猶言髮短心長也生老貶過豈不欺且哀哉陸生曰先生之出處我知之矣欺則無有哀亦何庸姑以歡喜種子補此大千缺陷吾家士龍善笑臨水樂樂照見衰經一笑而墮墮起復笑先生之禿得無是乎謔菴曰可以解嘲謹受笑乃

雜記 卷六
題所居室曰禿影菴而爲之記時崇禎乙亥三月立夏
之夜陸生名士慎會稽人務觀齋也

使遑閣記

記使遑閣者何志喜也構閣而頽之者誰恤部嚴子之
自命也遑之云者驕穉詩人之不遑也嚴子奉簡書
恤五嶺過其家省侍太翁者以月計夫東西南北惟
命是從使顏子當日之齊之秦之晉之蜀則狄雲陽坂
亦同詩人之不遑矣而今得遑之豈非使榮之至慶也
乎不惟此也有慈父斯有仁子李昭德之彊幹也蕭穎

士之亮直也鄭喬淖之峭立也皆能範其子而子綽有
其風也今太翁俠隱名高好行其德生平慕倒杖救貧
之術反骨納氣之理使嚴子之官或兵而不刑卽刑而
主決亦安能發顯封翁之志哉而今且申漢室之九章
副堯心之三宥晝錦一觴上之太翁太翁撫嚴子之
頂曰貫索起於結繩吾欲爾化蛇不欲爾磔鼠也解頽
衣數十領多多益善折取庾梅一枝寄我母避嫌母遺
單獨願以雋家之母待我爲于公之父嚴子跪前首俯
曰謹受教作之孝而作之忠則其慶其榮詩人不敢望

也閣僅容膝則嚴子貧而儉故然基起於可知之祖曰
提舉公者驅狸剪茨首肇其事勝在負郭抱潭枕龍山
而冕秦望千峰飛碧丹壑流霞異日遂初綠野奉太翁
杖履則茲閣其最先者也王子末於姻雅敬以筆記之

